

「臭豆腐你在美國吃不到，多吃點。」

「明天早上陪你去吃豆腐漿配燒餅油條。」

「這頓不算數，歡迎你要另外吃過。」

成幾十歲的人，已習於板起面孔做人，回到國內忽然成爲嬌縱的對象。雖然背地裏猛吞胃藥，吞完了還是要去吃下一頓。做主人的，一番誠意，做客人的，這是杯酒言歡的機會，飲食不過是不可免的媒介而已。相隔萬千里，不見四十年，一旦謦欬可接，何等可貴，何等難得。最後一道菜上完，站起來謝別，下回將在何年何月？

* * * * *

從暫居的長女長婿家的窗口凝望蟾蜍嶺上青春的遠樹，臺大宿舍夜讀的燈火，及本宅園裏整齊的旅人蕉。一切都那麼近，那麼實在，那麼灼然可見。但等我轉到大石球的背面，現在可以看得見，摸得着的都要隱沒於無何有之鄉。人無法逃避做「時」「空」的囚徒，你在你的圈子裏營生，我在我的圈子裏過活。天天有天天的喜怒哀樂攪得人頭昏腦脹，眼花撩亂。一度喚醒的故舊之情，又不得不歸諸塵封，只有祈望大家都康疆壽考，等待下一次的機會。

游 泳 池 旁 舊 作 沈 洪 燾

春 光 嫋 嫋 一 池 閒
潤 滑 肌 膚 目 未 閑
戴 上 一 雙 烏 墨 鏡
誰 知 我 向 窗 中 看

一張照片 多少往事

吳 伯 楨

何開藩學長最近送給我一張照片，這是他從劉建元兄嫂寄給他的一張很舊的古老小照片放大出來的。其中好漢他多不認識，因爲他看出我也在照片中，故而要我指認。

看到這張照片，真高興，也勾出多少往事，因此決定替友聲寫一篇專文，以誌一齣幾已失傳的羅曼史。

友聲常登「老交大」和「新交大」的照片，却從來沒登過「逃難的交大」在四川丁家坳的照片，這張照片的華夏背景雖然不是交大的「逃難校舍」，却是在「丁家坳」拍的歷史性鏡頭，特煩編輯老兄，不要縮小照登以易辨認，因爲這照片中可有不少人傑。（編者已特刊爲封面）

說來話長，一九四四年的冬天，日軍陷桂林、柳州，迅攻貴州的獨山，有直指貴陽以切斷重慶、昆明間的交通的企圖，形勢非常嚴重，那時唸四年級的我們這一屆看來平越呆不下了。因此就擺地攤、賣破舊，換一點盤纏以便逃難。有一部分同學，索性投筆從戎。最方便的便是參加政府的志願「翻譯官」，幫助來華的美軍和我軍配合作戰。我們那屆除了潘克永兄因爲體格特優，進入空軍外，有不少人先後參加翻譯官的行列，既報國，也免逃難，待遇不錯，工作刺激，好男也。另一些人，則隨校逃難歷盡艱辛千里迢迢到重慶。多虧在重慶的前輩交大學長出錢出力，把同學安頓收容，很快地會同教育部在重慶以西的成渝公路上，找到一個小鎮，設法弄到交通部所屬的一些房子，使學校復課，弦歌續彈，我們這一屆才能夠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間完成學業考試畢業，畢業考的最後幾天，正逢原子彈炸廣島，世界震驚，日軍投降，舉國歡騰，也是我們完成學業，面對何

去何從的時光。

丁家坳是個小鎮，鎮內只有幾條不適汽車的青石板街，一家中、小學，是基督教會辦的，好像是從江西九江搬來的。公路兩邊是高低不一的稻田。我們的校舍也在鎮外公路邊；是一些老祠堂（？）改的，教室和辦公室却是新蓋的平房，離街鎮還有幾百公尺，孤零零的，比起貴州平越「文廟」改建的莊嚴校舍，又差多了。璧山縣城離丁家坳還有五公里左右，據說比較熱鬧，但我們只有從重慶坐車來時經過城外小停，對璧山縣城毫無印象。我們做了六個月的「小癩三」，活動範圍就只有沿公路來回「校園」與「小鎮」，寂寞得可憐。

民卅四（一九四五）年的冬天，大戰雖然結束，一時尚無法復員回唐山，因此學校只好仍以「交大貴州分校」的名稱，繼續在丁家坳上課。我們那一屆從軍的翻譯官，也就穿了美軍的「G I」，來到陌生的丁家坳校區，補修四年級的功課以完成學業，也嚐嚐當「小癩三」的滋味。那時我已畢業在重慶的資源委員會材料處當「甲種實習員」，很想回去丁家坳看看那些復員的老搭擋。正好在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間，低我一班的陳能寬（礦冶）和裴明麗（土木）在丁家坳完婚。陳、裴兩人都是我們校園基督教團契的好友，所以我就請假乘公路車回丁家坳參加婚禮，順便也看看其他老友。

這些當翻譯官回來的同學，原來都是允文允武的「人物」，能考善唱，加以一身美式裝備，滿口美式俚語，非常搶眼，久別見面之後，首先合唱一些老歌過癮，打開話盒，他們馬上報告戰績，最出色的便是：他們居然在荒涼的丁家坳鄉下，探到有另一個鄉鎮叫『正心場』，那裏有一個古老的天主教堂，比利時神父，還有一棟很有氣派的「蔣家花園」，園主是一位企業家，在「重慶經營藥材批發，膝下有兩位千金，年方及笄，如花似玉……，」『你們枉在這裏住了半年，連這麼個好去處都不知道！』有

一位老伙伴揶揄了我一句。因此，第二天星期日。我們就決定大夥去遠征正心場「蔣家花園」，他們是第二次走，我是首途，且看看各人造化如何。

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日麗風和，大家興高采烈一路合唱我們喜愛的老歌，其中有一首我還記得：

Somewhere the Sun is shining,
Somewhere the song birds diwell,
Hasg then thy sad repining,
God lives and all is well,
Somewhere, somewhere
Beautiful lsies of somewhere。

約走了一個多小時這就到了蔣府。叫得門來，魚貫進入大廳就坐，說明參觀（？）來意，蔣莊主非常客氣，陪我們聊天，介紹蔣家花園的掌故，並留我們午飯，作陪者除了一位四川話很溜的比利時神父外，並請他的一位漂亮小姐出來帶我們參觀（另一位小姐好像不在家）。屋子中西合璧，佈置頗有氣派。我們這些男子漢，平常大話連番，看到閨秀小姐，却都畏縮害起臊來。飯後蔣府拿出一個手搖唱機，放播跳舞音樂，弄得當時大家有點窘，進退維谷，一來大家雖然很「懂」音樂，對交際舞却尚生疏，二來舞伴只有一位小姐，誰也未便搶先獨佔花魁，只好虛度『舞曲』，在客套推讓聲中結束一場『探礦』之行。不知那一位闊老帶了照相機，用36張的底片拍了幾張照片，本文所附這一張就是臨行時在蔣府門前攝的。因為有歷史性，我想把其中人物介紹一番，也回報劉建元學嫂保存多年的好意。

劉天錫：在照片的右邊者是也，礦冶系的冶金高材生，個子雖小，能啼善叫，綽號「小公鷄」，男高音非常悅耳。大學畢業後派到津浦路機廠鑄造廠做了幾年，考取自費留美拿了一個材料博士，正逢韓戰，從此就在美國落草，討了一個廣東土生粵女為妻，養了幾個純種ABC，現在

，加州洛杉磯的 NORTHROP 飛機公司擔任電子部門主管。位尊多金，妻賢子慧，安逸得很。據說非常歡迎同學路過LA時，前去打擾，順便溫習中國話。

陸孝鏗：右邊第二位也是我們唐山 GLEE CLUB 的男高音，出身南開高中，長得一表人才，入水能游泳，出水能演戲，大名鼎鼎的陸孝鏗是也。在這些照片中的同學，他是唯一的『非礦冶』人物。陸兄畢業後，一馬到臺灣，任職鐵路局臺北工務段。那時臺灣鐵路，沒有新工程，小池養不了大魚。故此聰明而有鬪志的陸兄過了幾年就離開鐵路局，輾轉各方闖天下，最後淘金到金山，在唐山傑出的土木工程校友林同棧工程公司旗下任設計師迄今。陸夫人小丁，芳名如玉，活潑可愛，住在四季皆春之三藩市，自是樂不思蜀。

莊主昆仲：前排剪小平頭者，看來年輕，却是莊主蔣連城先生的弟弟，還在唸高中，穿的是校服，專誠出來陪我們這些『蝗蟲』的。名叫蔣大有。

再過來就是莊主蔣連城先生，他早年就學上海復旦大學，畢業後回重慶經商，我記得他在重慶的市中心有一間中藥莊，四川是中藥的主要產地，重慶又是中藥的集散中心，他的藥材批發店叫什麼寶號我已忘了，不過從他的蔣家花園中的佈置及裝備，就可看出是位飽學財主，好客紳士。

吳天濟：站在蔣莊主後面的是吳天濟。吳天濟雖然出身上海，但是國語和上海話一樣標準，有各種的多才多藝。文能寫詩唱歌，武能演戲導演，晚會話劇都少不了他的『聲音』。在平越時，已是有名的 girl chaser，以他的條件和能耐，是校內 Curve Ploter 的可怕競爭者，不過他八字欠佳，枉有一身本事，一直迫到大學畢業還是交了白卷！吳兄畢業後，到他老爹任董事有名的淮南煤礦（安徽）任職，從此未再會面，據說他幸度「文革」，尚健存，在煤業單位服務。吳兄綽號田鷄，和我一樣

是唱男低音的，不過他在上海受過正式的聲樂訓練，技巧音量都很出色，我們在校時，合唱團非常活躍，他的貢獻不少，盼他能讀到這篇小文？領會這班老友對他的關切憶念。

王志忠：雖也是GI打扮，却帶一副娃娃臉，他也是合唱團的一員，綽號『小五八』；這是暱稱，絕無不敬之意。他是我們系主任王鈞豪教授的二少爺，聰明伶俐，手藝特佳，會修儀錶，兼工女紅。畢業後在上海的『半洋』機構救濟總署服務了兩年，該機構以衆多漂亮小妞出名，小五翩翩少年，舞藝出衆，真是左右逢源。但以無法兼容並收，最後落荒而逃，過洋深造，爲吾班唯一的MIT博士。畢業後先任職電器公司，其後進入KENECOTT銅業公司，任職研究中心多年。近年改入DURCELL電池公司。卅多年來都住波士頓，冬天不鑄雪手會發癢。夫人希曾是『上海產』，系出名門，習數學，任職電腦公司，有子、女各一，恰恰好。最近自動寄來美金五十元充友聲基金，我們『謝』了。順便一提，志忠兄的令甥王志洪學姊，聽說也和子女自香港移居『美國』，盼能來信友聲報導近況。

吳伯楨：照片中左端是在下，因爲我當時已在重慶做事，故穿了『不筆挺』的西服，看看照片頭上豐滿的烏髮，如今依稀所餘無幾（勞駕閱封底），能不慨然『廉頗』老矣？！

這張照片最精采的部份倒是沒有上照的那幾位名角，聽我道來：那一天一道去『探美』最熱心的是伍崇勳兄，他是我們這羣『唱友』中唯一沒有綽號的，是唐山老教授伍鏡湖的二公子。伍教授是粵籍美國華僑，回國後一直在唐山執教鐵路工程，他的兩位公子全在北方長大，只會國語，崇勳的廣東話是到了貴州才和廣東同學混出來的。他體格很棒，蝶泳尤其好，做人却很厚道。那天的照片好像是他照的，但是他和我們其餘的『光桿』都抱了同樣的『熱心』去遠征，也都同樣地寶山空手而回！崇勳兄畢業

較遲，民國卅七年冬天，我在上海正在籌劃在臺灣建立工廠，把最重要的一批機械裝上臺滬線的『太平輪』，準備在舊曆大年夜搬來臺灣。上船時，正好遇到崇勳兄和另外一位同學（忘了其名）也上了船要來臺灣，一路有伴最是高興。臨時我却因為部份機械未及交貨趕不上船，我得留在上海催運，只好和他擺擺手『臺北見』。這一擺卻變成永別，那班太平輪當夜就在浙江海面撞沉海底，他雖泳術高明，却未見生還，我雖幸運地逃過大劫，看到這張他拍的照片，緬懷故友，敬致哀思。

劉建元：那天一道去『探美』的唯一不會唱的是劉健元。劉兄廣東人，土木卅五年班，雖沒有停學當『翻譯官』，正好和陸孝鏗他們一道畢業，他平常『安份守己』，絕不佻皮搗蛋，所以蔣家小姐，一看到他一表人材之外，又溫文爾雅，芳心大動。自那天「前花園」一瞥，兩人就暗地裏眉來眼去，劉兄雖不唱歌，却會彈琴（談情），其他諸「才子」蒙在鼓裏，劉兄畢業，馬上就宣佈結婚，獨佔敖頭，携新娘子來臺灣鐵路局上任。不久，劉兄又自創營造廠，頗有斬獲，隨後移民舊金山，先在唐山前輩林同棧工程公司任職，以後，仍操營造業，兼業房地產，住的是Townhouse，賺的是美鈔，故此時與陸恂如兄去高爾夫球場行走，以減少腰圍。

劉兄知道國內正在慶祝母校九十大慶，以業務關係，趕不回來參加，特捐助美金千元以為九思亭建造費，一百元交友聲基金，順便也寄來這張「歷史證言」，這張照片事實上的主角是蔣家的千金明馨小姐，也就是現在的劉家嫂子，大家心照不宣是衝著她去的。

我已記不得為什麼當日照相沒把她請來一齊拍照，也許是我們心理有鬼害臊不敢開口，蔣小姐不但造型美麗，且舉止大方，這張35厘米的徠卡小照片她保存多年，這回拿出來經何開藩兄放大公諸於世，讓我牽出純真少年情懷，幾段忘了的學府艷事，順便也報導這些同學的近況給友聲諸讀

者同享，同時也勸告尚在新竹用功的學弟，如果要追『高竿』女生，最好明裏『老實』，然後暗渡陳倉，突出奇兵。較之「修六藝，出風頭」，「花錢流汗」，有用多了。

劉大嫂，才藝雙全，文筆奇佳，又喜招待客人，在舊金山家中，還開班教授中國烹飪，教「華洋鬼子」燒魚香肉絲，生意興隆，名利雙收。劉兄事業順利，得此賢內助，實居首功。數年前，劉大嫂經醫稱似得頑疾，其後服用中西藥物（祖傳秘方？）已告痊癒，完全康復，好友同慶。近日與劉兄搭豪華輪 Royal Princess 去中南美遊埠，至盼能寫篇遊記，以光交大友聲。如能再補上一張『全家福』，這場歷史性的紀錄，就完整無缺了。

「附錄各位學長地址：並代他們歡迎前來打攪：

劉天錫：Dr. & Mrs. Ted. S. Liu:

2406, Ralston Lane, Redaudo Beach,
Los Angeles, CA-90278
Tel. 213-379-9671

陸孝鏗：Mr. & Mrs. H. K. Lue:

6, Pimlott Lane, Mill Valley,
San Francisco, CA-94941
Tel. 415-383-3945

王志忠：Dr & Mrs. C C. Wang,

9, Gould St., Lexington
Mass, MA-0173.
Tel. 617-862-3525

劉建元：Mr. & Mrs. Mike Lew

1501, Lake St.
San Francisco, CA-94118
Tel. 415-387-0960